

孤独是人的宿命，
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
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命运。
是的，甚至连爱也不能。



〔美〕卡森·麦卡勒斯——著
Carson McCullers
李翼——译

没有 指针的 钟

CLOCK WITHOUT HANDS

麦卡勒斯作品系列

麦卡勒斯基金会
唯一授权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没有 指针的 钟



[美] 卡森·麦卡勒斯 著

Carson McCullers

李 翼——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3759

Carson McCullers
Clock Without Hands

Copyright © 1961 by Carson McCuller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Peters, Fraser and Dunlop Ltd. in
association with Pollinger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指针的钟/(美)卡森·麦卡勒斯著;李翼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麦卡勒斯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2256-1

I. ①没… II. ①卡…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0576 号

责任编辑:卜艳冰 邱小群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256-1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5
第三章	43
第四章	63
第五章	83
第六章	109
第七章	128
第八章	141
第九章	151
第十章	172
第十一章	194
第十二章	204
第十三章	216
第十四章	225
年表	232

第一章

人终将一死，但死法千差万别。对 J.T. 马隆而言，死亡临近时，他依然过着寻常日子。生命已近终点的种种征兆，在他眼中竟成了季节初始的迹象。不惑之年的这个冬天，南方小镇异常寒冷——白天寒气逼人，阳光清淡，夜晚星光灿烂。一九五三年，三月刚过一半，春天便悄然而至，让人措手不及。孟春时节，花蕾初绽，天高风劲，马隆只觉着身子慵懒，不觉间竟形销骨立起来。他是药剂师，自诊患了春倦症，于是自开药方，配些益肝补铁的药剂。尽管精神容易倦怠，但日间工作仍有条不紊。他的药房是主街上最早开门的店铺之一，晚上六点才打烊。他平日里步行去药房，中午常在闹市饭馆用餐，晚上和家人共进饭肴。他的饮食变得拣精剔肥，体重与日俱减。待他脱了冬衣，换上轻便的春装，顿显长身鹤立，裤子褶褶层层地悬在枯槁的骨架上。太阳穴深陷下去，咀嚼吞咽时，血管的搏动清晰可见，喉结在细长的脖颈上剧烈蠕动着。可是他觉得无甚大碍，没必要疑神疑鬼。待那春倦症

日渐严重，病情不似寻常时候，他又按传统配方增添了两味硫磺与糖蜜——归根结底，土法里往往藏着灵丹妙药。每念及此，他顿时心安神定，不觉间神清气爽，还像往年那样，重拾花园种菜的活儿。那日，他正配着药，身子一晃便人事不省，之后便去看了医生，又谨遵医嘱，在市立医院一番检查。尽管如此，他却仍不挂心，因为春倦症他早已领教过，发作时周身疲乏，还曾在某个阳春日晕倒在地——他一向觉得这春困夏乏稀松平常，甚至顺乎自然，不足为奇。马隆可未曾细想自己会死，顶多觉得那档子事发生在晦暗不明、变化莫测的将来，或只是在买保险时，“死”的念头一闪而过。他不过是个凡夫俗子，朴实单纯，死亡却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肯尼斯·海登医生是药房的好主顾，也是马隆的老友，他的诊室就在药房二楼。体检报告出来那日，马隆上楼找他，时间是下午两点。待房中只剩马隆和医生二人时，他便产生了一种无可名状的威胁感。海登医生没有正眼看他，那苍白的脸孔本是很熟悉的，现在却好像没有了眼睛。他寒暄的嗓音也听着古怪，一本正经，还拿腔拿调。医生坐在桌边，一声不吭，把玩着一把裁纸刀，刀在两手间转来转去，一双眼睛凝神望刀。他的沉默太不同寻常，马隆心中徒然一惊，待他不堪忍受时，便脱口问道：

“报告是不是出来了？”

马隆的蓝眼睛满是焦灼，医生却避开他注视的目光，显得坐立不安，随后将视线转向洞开的窗扉。“我们仔细查过了，血液的化学成分好像有些异样。”医生终于回答了，语调轻柔，却很拖沓。

一只苍蝇嗡嗡飞过，房间更显沉闷，能闻到乙醚余味未散。此时，马隆已觉大事不妙。静寂之中，医生那做作的嗓音也令他忍无可忍。他便开始闲话家常，装着一无所知：“我总觉得会查出轻度贫血。

你知道，我也学过医学，我担心血球指数低了些。”

海登医生低头凝视着那把裁纸刀，他在桌上一刻不停地舞弄着那把刀。他的右眼皮微微颤动。“若是这样，你我就能从医学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了。”他的声音旋即压低，一股脑吐出下文：“红细胞只有二百一十五万，应该是并发性贫血症。但这倒不打紧。白血球急剧增长，数量非比寻常——有二十万八千个。”医生话音一顿，揉了揉抽搐的眼皮，“你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马隆不明白。惊骇之下，他手足无措。房间似乎骤然冷了。他觉得这冰冷的房间开始左右摇晃，恍惚间只知道有件可怕的怪事落在了他头上。医生用他那短小洁净的手指舞弄着裁纸刀，马隆被这双手催眠了。有段往事本已沉睡许久，却忽被搅扰，久已淡忘的羞辱感又泛上心头，可若仔细端详，往事的模样却仍影影绰绰。如此一来，他受着双重的折磨——一面苦于医生欲言又止的话语，心中惶惶不安，一面又有早已封存的记忆冒出了头，辨不清看不明，满心羞辱。马隆一直盯着医生那双手，留意到那白皙的手上汗毛很重，那双手自顾自不停玩刀，他其实早就看厌了，却居然无法分神，目光着魔了一样停在那双手上。

“我记不太清了，”他觉得迷茫无助，“学医是很早的事了，何况我没毕业。”

医生把刀放在一旁，递给他一个温度计。“你能把这个放在舌头下面吗？”医生瞟了一眼表，踱到窗前，双手握紧背在身后，双腿叉开，望向窗外。

“体温下降将意味着白血球存在病理性增长，出现大量的幼稚白细胞，还将伴随出现贫血。简而言之——”话音停顿了片刻，医生重又握紧双手，踮了踮脚尖，“一言蔽之，我们有一个白血病的病例。”

话音刚落便转过身，拿起温度计，马上看起刻度。

马隆身子绷紧了，坐着等待，一条腿盘在另一条腿上，喉结在他孱弱的脖颈间颤动。他说道：“我确实觉得有点儿烧，但一直以为是春倦症。”

“我想给你检查一下。你愿意脱了衣服，躺在检查台上吗？”

躺在检查台上的马隆，没了衣服，愈加苍白无力，形容憔悴，心底的羞辱感也愈加汹涌。

“脾增大得很厉害。你没生过肿块或肿瘤吧？”

“没有，”他回答，“我正在脑子里搜寻着跟白血病有关的一切。我记着在报纸上读到过，一个小女孩的父母在九月为她庆祝圣诞节，因她多半将不久于人世了。”马隆万念俱灰，凝视着灰泥天花板上的一道裂缝。听得见小孩在隔壁办公室痛哭，那哭声压低了，许是因那孩子自己心惊胆战，许是因大人的反对，听上去便不似来自他处，倒像马隆心中酝酿的痛苦。他问道：“这个——白血病会要了我的命吗？”

医生虽没应声，马隆也心知肚明。隔壁那孩子猛地一声嘶喊，听得出痛彻心扉，叫声迟迟不停，几乎撑了整整一分钟。等检查完了，马隆哆哆嗦嗦坐在台沿上，觉得自己弱不禁风，又悲从中来，更增了厌烦自己的心。尤其是他那狭长的脚边生的硬茧，更是令他作呕，便抢先把袜子套上。瞧见医生在墙角的脸盆里洗着手，马隆心中无名火起。把衣服穿好后，他回到桌边坐下，轻轻抚摸着自已日渐稀疏的头发，用长长的上嘴唇小心抵住战栗的下嘴唇，马隆已具备了绝症病人那轻声下气的神情，一副被阉割后再无性情的样子。

医生又玩弄起裁纸刀，马隆又看得如痴如醉，隐约觉得黯然神伤；医生摆弄刀又引得他想起自己的病，蛰伏的羞辱感重又若隐若

现，却又无可名状。他咽了咽口水，稳了稳嗓音，问：

“那么，医生，我还能活多久？”

良久，医生凝睇不语，这是当天医生第一次与他相望相视。对视一眼后，医生便望向了办公桌上的照片，照片上是他的妻子与两个小儿子的合影。“你我都有家有室，我若是你，也想弄清真相，也好诸事安顿。”

马隆觉得如鲠在喉，等他终于能开口说话时，声音却大得刺耳：“能活多久？”

苍蝇的嗡嗡声，汽车驶过街道的喧闹声，似乎都让这一潭死水般的房间愈发寂静，气氛也越发紧张。“我估计我们也许还剩下一年，也许剩十五个月——很难给出准确的时间。”医生白皙的手上长满黑色的汗毛，这双手不停地玩弄那象牙小刀，尽管这画面让马隆胆战心惊，他却依然屏气凝神地注视着，同时又滔滔不绝地说起话，语速飞快。

“蹊跷得很。入冬之前，我买人寿保险都选最简单易行的，要交一辈子钱。可今年冬天，我换成了给退休金那一种——广告是从杂志上看到的，你留意了吗？六十五岁起，每月可以领二百美元，直到最后。现在想来，太可笑了。”他骤然一笑，接着说，“公司得改回原来那种保险——最简单的那种人寿保险。大都市这家公司不错，保险金我付了将近二十年——经济萧条时拖欠了些，但我一有了能力，就付清了欠款。广告一提到退休生活，总是一对中年夫妇住在阳光明媚的地方——许是佛罗里达，许是加州。我们夫妻另有打算，我们计划在佛蒙特州或缅因州找个小地方了此余生。在南方过了一世，厌倦了炎炎烈日，刺目眩光——”

顷刻之间，言语的屏障土崩瓦解，在命运面前，马隆无所依附，

泣不成声。他用那双宽阔的双手，那双被酸沾染的斑斑点点的双手，盖住面庞，苦力挣扎，忍住呜咽。

仿佛寻求指引一般，医生望向照片中的妻子，小心地拍着马隆的膝盖：“当今时代，无望之事并不存在。每个月科学界都会发现对抗疾病的新武器。也许不久之后，他们就会找到控制患病细胞的方法。与此同时，科学家正在竭尽全力延长生命，使人身心安适。这个病有个好处——若此种情况下，还有‘好’存在的话——这病不会给你带来疼痛。而且我们会尽心竭力。我希望你能到市立医院登记住院，越快越好，我们可以给你输血，进行X光治疗。这样你或许会感觉好些。”

马隆已镇定自若，用手帕擦干脸庞。在眼镜上哈了气，擦干净戴上。“很抱歉，我可能身子有点虚，方才稍有些放恣。你选时间，我随时可以去医院。”

第二天清早，马隆便去了医院，在那里一连待了三天。头天夜里，服了镇静剂后，他在梦里见到了海登医生的手，还有那把放在桌子上，不停摆弄的裁纸刀。醒后，前一天令他倍受折磨的那种羞辱感，之前蒙昧不明，终于也显露了缘由，还有那日待在诊室时，突然袭来的那种朦胧的哀伤，他也看清了源自何方。他也首次意识到海登医生是个犹太人。有段往事不堪回首，他竭力将其遗忘，如今却重现心头。那段往事与他二年级时，从医学院退学的经过有关。那所大学在北方，班上聚集了众多犹太学霸。他们拉高了平均分，一个天资平庸的中等生毫无机会胜出。这些犹太学霸把J.T.马隆挤出了医学院，便毁掉了他当医生的前途——他只能转攻药剂学。上课时，一个叫利维的犹太人坐得和他只隔一个过道，利维习惯摆弄一把短刀，刀刃锋利，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便因此漏掉了课上的重点。那个利维是个

犹太学霸，每晚都在图书馆学习，一直学到闭馆，成绩拿得是全优。马隆还想起利维的眼皮也会不时扯动。意识到海登医生的犹太身份可是至关重要的事，马隆诧异自己怎么会一直对此事视而不见。海登是个好主顾，还是他的老友——经年累月，他们在一座楼里工作，每天都看见彼此。为什么他之前没有察觉？也许是医生的教名蒙蔽了他的双眼——肯尼斯·黑尔。马隆坦言自己其实并无偏见，但犹太人若是起了名副其实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名，颇具南方风格，充满古老的风味，那他便觉得这样做就未免不合时宜了。他想起海登的孩子们都长着鹰钩鼻，有个礼拜六，他还看见海登一家站在犹太教堂的台阶上。海登医生来查房时，马隆望着他，胆颤心惊——尽管数年间，海登医生都是他的顾客，他们还是旧友。不只因为海登医生是个犹太人，更因为他此刻活着，还将继续活下去——他，还有他们这类人——而J.T.马隆却罹患绝症，只能再活一年，最多十五个月。只身一人时，马隆有时会潸然泪下。他睡得很多，读了大量的侦探小说。出院时，他的脾已经康复了不少，尽管白血球数量并未显著减少。他无法思忖余下的岁月，也无力想象死亡。

之后，虽然他的日常生活一如往常，他却茕茕孑立，与世隔绝。患病的不幸多半会拉近夫妻二人的感情，他为了避免由此而生的亲密感，对妻子隐瞒了病情；夫妻的爱意缱绻早已沉淀，化作了为人父母的尽心尽力。这一年，艾伦读高三，汤米只有八岁。玛莎·马隆是个生气蓬勃的女人，发丝已渐渐变得灰白——她是个贤妻良母，还是家庭经济的支柱之一。大萧条期间，她拿自制的蛋糕去出售，他觉得在非常时期她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她为药房还清了债务，之后依然经营着点心生意，她做的三明治甚至还在几家杂货店上架销售，这些三明治都包装精巧，包装带上还印着她的名字。她因此赚得盆满钵盈，孩

子们也受益良多——她甚至还买了些可口可乐的股份。马隆觉得这未免有些得寸进尺了；他担心别人会说他赚钱少，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挑战。有一件事他可是明令反对的：他不送货，他的妻儿也都禁止去送货。马隆太太会把车开到顾客门前，服务员——马隆店里的服务员要么太小，要么太老，这样便能少给些跑腿费——捧着点心与三明治从车里费力地爬出来。对于妻子这些年的变化，马隆百思莫解。他娶的那个女孩，穿着薄纱裙，看见老鼠从鞋上跑过，立时便会晕倒——莫名其妙地就变成这样一个一头灰发的家庭妇女，还经营着自己的公司，持有可口可乐的股票。他现在生活在一种不可思议的真空中，家庭生活的各种琐事包围着他——话题是高中毕业舞会，是汤米的小提琴独奏会，还有七层的结婚蛋糕——日常生活围着他旋转，如同落叶绕着漩涡中心回旋一般，他却不可思议地不为惊扰。

尽管生病让马隆浑身无力，心里却躁动不安。他常常毫无目的地沿镇子的街衢漫游——一路穿过死气沉沉的贫民窟，这些穷巷陋室拥挤在一起，居中是家棉花厂，他有时会穿过黑人住地，或者穿过中产阶级的居住区，房前的草坪都经过一番精心修剪。他这样一路游荡，仿若一个漫不经心的人企图寻找什么，却又已然忘怀遗失了何物。他经常无缘无故伸出手，抚摸着触手可及的物件；他会偏离路线，去摸一个灯柱或将双手抵住石墙。之后他会心不在焉地呆立良久。他还会去探究一棵绿叶葱茏的榆树，捡起一片黑色的树皮，神情带着病态的专注。灯柱，墙壁，树木，在他死后都将继续存在，想到这个马隆便心中愤懑，他还有更深层的迷惑——死亡即将到来，他却无法承认这一现实，这种内心冲突又让他陷于一种无所不在的虚无缥缈中。有时，马隆会依稀觉得自己不慎闯入一个荒谬的世界，那里毫无秩序，任何生命设计的图景也都无从理解。

马隆去教堂寻求慰藉。当生与死的虚幻飘渺使他饱受折磨时，第一浸信会教堂的真实可触令他安心。这是镇上最大的教堂，紧邻主街的街区它占了一半，即便粗略估算，地产也价值两百万美元。这样的教堂定是绝无虚假的。教堂的中坚力量尽是一呼百诺的人。教堂的副主祭，布奇·亨德森是房地产经纪，也是本镇最精明的商人之一，冬去春来，做礼拜他从未缺席——如果这事不是如泥土般踏实可靠，难道布奇·亨德森愿意费时费力？其他的副主祭也都有着相同的资质——纺纱厂主席，铁路公司理事，还有顶尖百货公司的总裁——都是精明强干，敢做敢当的生意人，他们的判断绝对可信。他们全都信仰这教堂的神灵，相信死后有来世。甚至还有 T.C. 韦德威尔，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东之一，坐拥千万资产，他给教堂捐了五十万美元，专门修建教堂的南楼。T.C. 韦德威尔可是别具慧眼，对可口可乐公司坚信不疑——同样让 T.C. 韦德威尔坚信不疑的还有教堂和来世，他遗赠了百万资产的一半给教堂，可见他的虔诚之心。这个从未做过赔本买卖的人此番投资必是为了来世。最后还有信徒福克斯·克兰恩。老法官昔日是国会议员，堪称本州与南方的骄傲，他若是在镇上，便时常光顾教堂去做礼拜，当听到他最心仪的赞美诗时，便会用力地擤鼻涕以示感动。福克斯·克兰恩是教会人士，笃信上帝，马隆心甘情愿地追随老法官信仰上帝，就如他曾在政治上对法官执鞭随镫。如此，马隆便虔诚地去了教堂。

四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华生博士的布道令马隆深受触动。他是个亲切的传教士，经常将布道文与商界或体育界相关联。这个礼拜天的布道讲述救赎如何瞄准死亡。他的声音响彻教堂的穹顶，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在教众身上投下耀眼的光芒。马隆身子僵硬地坐着听，每一刻都期待着内心能够觉悟。但尽管布道文很长，死亡却依旧是个

谜，在最初的兴奋之后，他有种上当的感觉。你怎么能瞄准死亡呢？那就犹如瞄准天空。马隆仰头凝望着明净的青天，一直看到脖子觉得酸了，才匆忙赶回药房。

同一天，马隆经历了一次偶遇，这事虽然表面看来平凡庸常，却莫名其妙地惊扰了他。他在空寂无人的商业区走着，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了脚步声，待他拐过街角，脚步声却依然跟随。等他抄了个近路，拐到未铺石砖的小路上时，脚步声便消失了，他却有种不安的感觉，觉得自己被人跟踪了。待他瞥见了墙上的黑影，便猛一转身，他动作太快，一下子撞上了后面的人。撞上的是个黑人男孩，马隆觉着此人面熟，在镇子里游荡时，似乎经常遇见他。也可能只是因为他的外表太过反常，马隆对他便多了一分印象。男孩中等身材，铜筋铁骨，默然不语时，神色总有些郁郁寡欢。他看上去与其他黑人男孩并无差别，可他的眼睛却与众不同。他的眼睛是蓝灰色的，在黧黑的脸庞映衬之下，眼神中添了些许阴郁粗暴。一看见这双眼睛，他身体的其他部分也都好像不再协调，变得异乎寻常。胳膊太长，胸部太宽——表情变幻于多愁善感与怏怏不悦之间。这种印象在心里扎了根，在马隆看来，这个男孩便不再是个无关紧要的“有色男孩”——他不自觉地称这个男孩为“邪恶的黑鬼”，话语尖刻刺耳，尽管这个男孩对他来说不过是路人，而他通常在这种问题上心胸宽大。当马隆转过身，二人撞在一起时，黑鬼稳住身子，却没有退让，反倒是马隆退后了一步。他们伫立于狭小的路径上，彼此凝视。他们都有着相似的灰蓝色眼睛，一开始，这种对视就好像是在比谁能瞪得更久。注视着他的那双眼睛，在黑色的脸庞上愈加冷静明亮——马隆却觉得那双眸中的亮光忽而摇曳了一瞬，转为一种奇异的、理解。他觉得那双眼睛知晓他来日无多。这种感情来得太过迅疾，又完全出乎意料，马隆哆嗦了一

下，转身离开。方才的凝视持续了不满一分钟，也并未产生明显的后果——但马隆觉得刚刚发生了举足轻重的事，令他毛骨悚然。剩下的路，他一路蹒跚，当在路的尽头看见寻常友善的面容时，他觉得如释重负。走出那条小径，回到平淡无奇的药房，一切又变得不再陌生，令他倍感安全，心中一阵宽慰。

礼拜天正餐之前，老法官经常顺路到药房喝一杯，马隆看见他已在那里等候，正和一群好友在吧台聊得起劲，马隆心中顿时欣喜。他心不在焉地和顾客们打着招呼，脚步却未停留。天花板上的吊扇旋转着，搅拌着房间里混杂的气味——冷饮柜里传出的糖浆味，里屋调药间漫溢的苦涩药味。

“J.T.，过会去找你。”老法官停下话头，对擦身而过的马隆说，马隆正向里屋走去。法官虎背熊腰，面色赤红，黄白相间的头发蓬乱地顶在头顶，如同一圈光晕。他身着皱巴巴的亚麻白套装，内穿淡紫色的衬衣，打着领带，配着珍珠领带夹，领带上沾了些咖啡渍。他的左手在一次中风中瘫痪了，被小心地放在柜台边缘。这只手很干净，因为不再使用而略显浮肿——而他谈话时不断挥舞着的右手，指甲里藏污纳垢，无名指上戴了颗星星形状的蓝宝石。他拄着一支镶着银质曲把手的象牙拐杖。法官结束了反对联邦政府的长篇大论，便去调药间寻找马隆。

调药间很逼仄，一排药瓶便是墙，和药房的外间隔开。这一隅之地只容得下一把摇椅和一张下处方的桌子。马隆已经备好了一瓶波旁威士忌，从角落里取出一张折叠的写字椅，打开放好。法官挤进房间，小心翼翼地俯下身子缩进摇椅中，魁梧的身体大汗淋漓，汗味与蓖麻油及消毒剂的气味混杂在一起。马隆倒酒时，流淌的威士忌轻轻拍打着玻璃瓶底。

“在星期天的早上，没什么比得上倒第一杯波旁酒发出的声音更动听的音乐了。巴赫不行，舒伯特不行，我孙子演奏的大师，无论哪一位都不行。”

法官唱开了：

“哦，威士忌乃人之命——哦，威士忌！哦，约翰哟！”

他浅酌慢品。每一口酒下咽后，舌头便在嘴里转一转，品味酒的余味。马隆喝得太快，酒在他的肚子里如一朵玫瑰瞬间绽放。

“J.T.，你有没有驻足沉思，南方如今被卷入一场革命的漩涡中，这场革命与南北战争一样凶险？”

马隆未曾想过，但他把头偏向一侧，神情严肃地点点头，听着法官继续说：

“革命的风暴已经扬起，它将摧毁南方赖以生存的根本。人头税很快就会被废弃，任何一个无知的老黑鬼都可以投票了。下一步他们就会获得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想象一下，就在将来，为了习文认字，纤弱的白人小女孩就不得不和黑煤般的黑鬼共用一张书桌，最低工资法可能会被强制执行，那数目可是高得让人不堪忍受，对于依靠农业的南方，丧钟已经鸣响。想象一下按小时付费给那些人，那不过是一群干农活的人，毫无价值可言。联邦住房计划已经搞垮了房地产投资商。他们称其为贫民窟清除计划——可我们倒是说说，又是谁建造了贫民窟呢？是那些住在贫民窟的人，他们因为没有远见卓识，便造出了贫民窟。我把话放在这儿，等着瞧吧，那些一模一样的联邦公寓大楼——像模像样地盖得充满现代风格，一副北方风味——十年后也会沦为贫民窟。”

马隆一心一意地聆听着这番话，真好似在教堂谛听布道，对法官的一言一语恭敬不已。他人生中引以为傲的几件事中，他与法官的忘

年交便是一件。初来米兰，他便结交了法官，一到狩猎季节，他便会去法官的庄园里打猎——法官的独生子尚在人世时，他周六周日都会去。法官病卧床榻之后，有种奇特的亲密感在二人心中的萌芽——那段时光，这位年老议员的政治生涯似乎已告终结。每个礼拜天，马隆都会带上一大把从自家花园摘的茼蒿嫩叶，或是几袋脱水玉米粉，都是法官的钟爱之物。有时他们会打几圈牌——他们在一起时，法官都会侃侃而谈，马隆则负责倾听。在那段时光里，马隆觉得他接近了权力的中心——好像自己也成了个国会议员。后来法官渐渐康复，能起身出门了，便常在礼拜天来药房，他们俩总是在调药间推杯换盏。如果说马隆对老法官的见解起了丝毫的疑心，他会即刻将它打消。他算老几呢，竟敢挑议员的错？老法官若是错了，那谁又能对呢？既然老法官又聊起想竞选议员，马隆觉得该担大任者就需担大任，如此一番设想，他已觉得心满意足。

喝第二杯酒时，法官掏出了他的雪茄盒，他行动不便，马隆为他倒上酒，燃上烟。烟雾一路升腾，悠悠飘向低垂的天花板，在那里缭绕不去。通往街道的门敞开着，一缕单薄的阳光射进来，氤氲便呈现出乳白色。

“说正经的，我想请你做件事，”马隆说，“我想立遗嘱。”

“永远乐于为你效劳，J.T.。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哦，那倒没有，就是最平常的——但是我想越快越好，你一有时间就帮我起草。”他接着淡淡地说：“医生说我来日无多了。”

法官停下晃动的摇椅，放下酒杯。“为什么这么说，怎么回事！J.T.，你怎么了？？”

马隆第一次和人谈起自己的病情，法官这番问话竟让他闷怀顿释。“我好像得了血液病。”